

## 《红楼梦》的语言魅力

### ■冯其庸

《红楼梦》是小说，是文学艺术，不是哲学也不是史学，所以它的表达方式不是哲学语言，也不是“本纪”“列传”。《红楼梦》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，它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。所以，要从《红楼梦》中寻觅我们上面所说的各项内容，从字面上是找不到的。这须要读者从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和语言中仔细体味琢磨，才能悟出它的真意。所以读《红楼梦》须要细心读、反复读，耐心参详。

《红楼梦》写了近千个人物，其中堪称典型的不下数十人。读者闭起眼睛也能想得出来这些人物的形象和说话的声音来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还能只用寥寥数笔，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来，连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语言，都能让读者永远留在心头。例如第七回“焦大醉骂”，全部叙述不到一千字，但焦大这个人物，凡是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，就不会忘记他。特别是他那句“红刀子进去，白刀子出来”的“醉汉嘴里混唛”，就成为焦大的名句。光凭这一句话就能让人想到嘴里被塞满了马粪，捆翻在地的焦大的形象和这句惊天动地的话的声音。再如第二十四回写醉金刚倪二和贾芸的事，自“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”起，直至“一面说，一面趑趄着脚儿去了”，一共一千八百字左右，却写了四个人：贾芸的舅舅卜世人，贾芸的舅妈，醉金刚倪二和贾芸。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，但俱各传神，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市井游侠倪二的仗义，皆历历如绘，雪芹之笔，真可谓勾魂摄魄。

还有：“一碗茶也争，我难道手里有蜜！”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，反映着她心里的甜意。“你忙什么！‘金簪子掉在井里头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。’”这是金钏的语言，反映着她因为受到宝玉的心爱而心满意足，别无他虑的心态。尤其是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前，要老嬷嬷快去报信，老嬷嬷却耳聋，竟把“要紧，要紧”误听成“跳井，跳井”，还笑着说：“跳井让他跳去，二爷怕什么？”情势一缓一急，两相对照，一方是紧急待援，一方是木然无知，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而“跳井，跳井”这一句话，也就把老嬷嬷耳聋淡木的神态揣摩殆尽。“呦呦鹿鸣，荷叶浮萍”小的不敢撒谎”。这是李贵的语言，反映着他护送宝玉读书，但不识字，也不理会读书，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最能言善语的自然要数林黛玉、王熙凤、红玉、麝月这几个人了。林黛玉是慧心巧舌、聪明伶俐；王熙凤是先意承志、博取欢心；红玉是伶牙俐齿，如簧百啭；麝月在教训那些老婆子时的语言是词锋逼人，势猛气锐。我觉得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特色是精心设计的，是特写。《红楼梦》里其他人物的语言也都符合各个人物的身份和性格，包括湘云说话时的咬舌，把“二哥哥”说成是“爱哥哥”等等。所以读《红楼梦》品味各个人物的说话，如在社会生活中一样，一片天然，没有斧凿，真所谓“大匠不雕”。

鲁迅曾赞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我借用这句话改一个字，可说《红楼梦》是“说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《红楼梦》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“绝唱”，这是无庸争议的，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。这不仅仅是因为《红楼梦》里有许多诗，而且它从第一回至八十回的叙述，也都有诗的素质，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，是一体。诗是什么？是抒情，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，《红楼梦》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。实际上是因为曹雪芹在家败人亡之后，回思自己的百年世家，特别是它的败落，确有许多怨情、苦情和悲情，甚而至于有满腔愤世之情，所以它的叙事波澜起伏，有如一首长歌。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不但是叙事的能手，也是写景的能手，一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，前人已经说过，等于是一篇大观园游记，而且具有大观园初建，尚未竣工的特色，而山石树木，泉水溪流，台榭亭阁，竹篱茅舍，迴廊曲径，已经历历如绘，引人入胜了。但到元妃省亲时，还是这个大观园，却“只见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彩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细乐声喧，说不尽这太平气象，富贵风流”。又是另一番皇家的豪华气象。到了三十九回四十回，贾母、刘姥姥游大观园，则竟又别出一番风光，另是一种游法。除了驾船引舟作水上游外，还观赏了潇湘馆、秋爽斋、蘅芜院，然后是一场“老刘，老刘，食量大似牛，吃个老母猪不抬头”的豪宴，之后再去栊翠庵品茶，直到刘姥姥醉卧怡红院。作者前后三次描写大观园，竟是三副笔墨，无

一处使人有重复感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写景文字，通常是与叙事紧密结合的。除了上举大观园的描写比较突出外，其他都是情与景合。如写潇湘馆，便是“两边翠竹夹路，土地下苍苔布满，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。”（四十回）“只见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，举目望门上一看，只见匾上写着‘潇湘馆’三字。宝玉信步走入，只见湘帘垂地，悄无人声。走至窗前，觉得一缕幽香，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。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，往里看时，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：‘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’。”以上两段文字，真是叙事与写景的天然结合，是情在景中，景与情合。特别是五十回“芦雪庭争联即景诗”，和四十九回的后半部分文字，都是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绝世妙文。例如下面这段文字：

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，便命人抬过轿子来。贾母笑着，换了凤姐的手，仍旧上轿，带着众人，说笑出了夹道东门。一看四面粉妆银砌，忽见宝琴披着凫靛裘站在山坡上遥等，身后一个丫鬟，抱着一瓶红梅。众人都笑道：“怪道少了两个人，他却在这里等着，也弄梅花去了。”贾母喜的忙笑道：“你们瞧，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，又是这件衣裳，后头又是这梅花，像个什么？”众人都笑道：“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《艳雪图》。”

这样的文字，实在是写景和叙事的最天然的结合，也是《红楼梦》富有诗的素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我还感到读《红楼梦》要读出它的味外味，韵外韵来。这就是说，在你读完了一遍，领悟了一遍以后，过些时重读一遍，又会悟出它的新的意蕴、新的内涵来，这样以至于无数次的重复。当你读到梨香院偶尔飘过来的一丝笛韵，读到林黛玉细嚼“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八个字的滋味，不觉心痛神痴，眼中落泪的时候，难道你每次重读的感受会是一样的吗？

当你读到三十三回宝玉挨打的情景，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、七十八回“痴公子杜撰芙蓉诔”的情景。难道你每次重读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吗？

所以，《红楼梦》每次读，会有每次的味外味，韵外韵。不信，你就试着再读读看！

2007年2月6日下午于瓜饭楼

来源：[http://whb.news365.com.cn/bh/200704/t20070406\\_1361565.htm](http://whb.news365.com.cn/bh/200704/t20070406_1361565.htm)